

清 吳 翰 通 原 著
清 王 孟 英 等 評 註

增補評註溫病條辨

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

PDG

徵序

立天之道曰陰與陽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。醫仁道也。而必智以先之。勇以副之。仁以成之。智之所到。湯液鍼灸。任施無處不當。否則鹵莽不經。草菅民命矣。獨是聰明者。予智自雄。涉獵者穿鑿爲智。皆非也。必也博覽載籍。上下古今。目如電。心如髮。智足以周乎萬物。而後可以道濟天下也。在昔有熊御極。生而神靈。猶師資於僦貸季。岐伯而內經作。周秦而降。代有智人。東漢長沙而外。能徑窺軒岐之壺奧者。指不多屈。外是纔一家言。李普爲書。曾未見長沙之項背者。比比。所以醫方之祖。必推仲景。而仲景之方。首重傷寒。人皆宗之。自晉王叔和編次傷寒論。則割裂附會矣。王好古輩著傷寒續編。傷寒類證等書。俗眼易明。人多便之。金元以後。所謂仲景之道日晦一日。嗟夫。晚近庸質。不知仲景。寧識傷寒。不知傷寒。寧識溫病。遂至以治寒者治溫。自唐宋迄今。千古一轍。何勝浩歎。然則其法當何如。曰。天地陰陽。日月水火。固非對待之理。人自習焉不察。內經平列六氣。人自不解耳。傷寒爲法。法在救陽。溫熱爲法。法在救陰。明明兩大法門。豈可張

冠李戴耶。假令長沙復起。必不以傷寒法治溫也。僕不敏。年少力學。蒐求經史之餘。偶及方書。心竊爲之怦怦。自謂爲人子者當知之。然有志焉而未逮也。乾隆丁未春。萱堂弗豫。卽以時溫見背。悲憤餘生。無以自贖。誓必欲精於此道。廬墓之中。環列近代醫書。朝研而夕究。茫茫無所發明。求諸師友。流覽名家。冀有以啓迪之。則所知惟糟粕。上溯而及於漢唐。洊至靈樞素問諸經。捧讀之餘。往往聲與淚俱。久之別有會心。十年而後。泊泊焉若心花之漫開。覺古之人原非愚我。我自愚耳。離經泥古。厥罪惟均。讀書所貴得間而後可。友人吳子鞠通。通儒也。以穎悟之才。而好古敏求。其學醫之志。略同於僕。近師承於葉氏。而遠追跡乎仲景。其臨證也。雖遇危疾。不避嫌怨。其處方也。一遵內經。效法仲祖。其用藥也。隨其證而輕重之。而功若桴鼓。其殆智而勇。勇而仁者哉。嘉慶甲子。出所著治溫法示余。余向之急欲訂正者。今乃發覆析疑。力矯前非。如撥雲見日。寧不快哉。閱十稔而後告成。名曰溫病條辨。未附三卷。其一爲條辨之翼。餘二卷。約幼科產後之大綱。皆前人之不明六氣而致誤者。莫不獨出心裁。發前人所未發。嗚呼。昌黎有云。莫爲之前。雖美弗彰。莫爲之後。雖聖弗傳。此編旣出。將欲懸諸國門。以博彈射。積習之難革者。

雖未必一時盡革。但能拾其緒餘。即可爲蒼生之福。數百年後。當必有深識其用心者。夫然後知此編之羽翼長沙。而爲長沙之功臣。實亦有熊氏之功臣也。是爲序。嘉慶癸酉仲秋穀旦。蘇完愚弟徵保拜書。

汪序

昔淳于公有言。人之所病。病病多。醫之所病。病方少。夫病多而方少。未有甚於溫病者矣。何也。六氣之中。君相二火。無論已。風溼與燥。無不兼溫。惟寒水與溫相反。然傷寒者必病熱。天下之病。孰有多於溫病者乎。方書始於仲景。仲景之書。專論傷寒。此六氣中之一氣耳。其中有兼言風者。亦有兼言溫者。然所謂風者。寒中之風。所謂溫者。寒中之溫。以其書不論傷寒也。其餘五氣。概未之及。是以後世無傳焉。雖然。作者謂聖述者謂明。學者誠能究其文。通其義。化而裁之。推而行之。以治六氣可也。以治內傷可也。亡如世鮮知十之才士。以闕如爲恥。不能舉一反三。惟務按圖索驥。蓋自叔和而下。大約皆以傷寒之法。療六氣之病。禦風以絺。指鹿爲馬。迨試而輒困。亦知其術之疎也。因而沿習故方。略變藥味。冲和解肌諸湯。紛然著錄。至陶氏之書出。遂居然以杜撰之傷寒。治天下之六氣。不獨仲景之書。所未言者。不能發明。並仲景已定之書。盡遭竄易。世俗樂其淺近。相與宗之。而生民之禍。亟矣。又有吳又可者。著溫疫論。其方本治一時之時疫。而世誤以治常候之溫。

熱。最後若方中行。喻嘉言諸子。雖列溫病於傷寒之外。而治法則終未離乎傷寒之中。惟金源劉河間守真氏者。獨知熱病。超出諸家。所著六書。分三焦論治。而不墨守六經。庶幾幽室一鐙。中流一柱。惜其人朴而少文。其論簡而未暢。其方時亦雜而不精。承其後者。又不能闡明其意。裨補其疎。而下士聞道。若張景岳之徒。方且怪而訾之。於是其學不明。其說不行。而世之俗醫。遇溫熱之病。無不首先發表。雜以消導。繼則峻投攻下。或妄用溫補。輕者以重。重者以死。倖免則自謂己功。致死則不言己過。卽病者亦但知膏肓難挽。而不悟藥石殺人。父以授子。師以傳弟。舉世同風。牢不可破。肺腑無語。冤鬼夜鳴。二千餘年。略同一轍。可勝慨哉。我朝治法學明。名賢輩出。咸知所原。靈素問道長沙。自吳人葉天士氏溫病論。溫病續論出。然後當名辨物。好學之士。咸知向方。而貪常習故之流。猶且各是師說。惡聞至論。其粗工則又略知疏節。未達精旨。施之於用。罕得十全。吾友鞠通吳子。懷救世之心。秉超悟之哲。嗜學不厭。研理務精。抗志以希古人。虛心而師百氏。病斯世之貿貿也。述先賢之格言。攄生平之心得。窮源竟委。作爲是書。然猶未敢自信。且懼世之未信之也。藏諸篋者久之。予謂學者之心。固無自信時也。然以天下至多之

病而竟無應病之方。幸而得之。亟宜出而公之。譬如拯溺救焚。豈待整冠束髮。況乎心理無異。大道不孤。是書一出。子雲其人。必當旦暮遇之。且將有闡明其意。裨補其疎。使夭札之民。咸登仁壽者。此天下後世之幸。亦吳子之幸也。若夫折揚皇華。欣然而笑。陽春白雪。和僅數人。自古如斯。知我罪我。一任當世。豈不善乎。吳子以爲然。遂相與評隲而授之梓。嘉慶十有七年壯月旣望。同里愚弟汪廷珍謹序。

朱序

天以五運六氣化生萬物。不能無過不及之差。於是有六淫之邪。非謂病寒不病溫。病溫不病寒也。後漢張仲景著傷寒論。發明軒岐之奧旨。如日星河。嶽之麗天地。任百世之鑽仰。而義蘊仍未盡也。然其書專爲傷寒而設。未嘗徧及於六淫也。奈後之醫者。以治傷寒之法。應無窮之變。勢必至如鑿枘之不相入。至明陶節菴六書。大改仲景之法。後之學者。苦張之艱深。樂陶之簡易。莫不奉爲著蔡。而於六淫之邪。混而爲一。其死於病者十二三。死於醫者十八九。而仲景之說。視如土苴矣。余來京師。獲交吳子鞠通。見其治病。一以仲景爲依歸。而變化因心。不拘常格。往往神明於法之外。而究不離乎法之中。非有得於仲景之深者。不能久之。乃出所著溫病條辨七卷。自溫而熱而暑而濕而燥。一一條分縷析。莫不究其病之所從生。推而至於所終極。其爲方也約而精。其爲論也閎以肆。俾二千餘年之塵霧豁然一開。昔人謂仲景爲軒岐之功臣。鞠通亦仲景之功臣也。余少時頗有志於醫。年逾四十。始知其難。迺廢然而返。今讀鞠通之書。目識心融。若有隔其明而啓

增補評註溫病條辨 朱序

八

其秘者。不誠學醫者一大快事哉。爰不辭而爲之序。嘉慶辛未四月既望。賓應崇彬序。

自序

夫立德立功立言。聖賢事也。塘何人斯。敢以自任。緣塘十九歲時。父病年餘。至於不起。塘愧恨難名。哀痛欲絕。以爲父病不知醫。尙復何顏立天地間。遂購方書。伏讀於苦塊之餘。至張長沙外還榮勢。內忘身命之論。因慨然棄舉子業。專事方術。越四載。猶子巧官病溫。初起喉痺。外科吹以冰礪散。喉遂閉。又遍延諸時醫治之。大抵不越雙解散。人參敗毒散之外。其於溫病治法。茫乎未之聞也。後至發黃而死。塘以初學。未敢妄贊一詞。然於是證。亦未得其要領。蓋張長沙悲宗族之死。作玉函經。爲後世醫學之祖。奈玉函中之卒病論。亡於兵火。後世學者。無從倣效。遂至各起異說。得不償失。又越三載。來游京師。檢校四庫全書。得明季吳又可溫疫論。觀其議論宏闊。實有發前人所未發。遂專心學步焉。細察其法。亦不免支離駁雜。大抵功過兩不相掩。蓋用心良苦。而學術未精也。又遍考晉唐以來諸賢議論。非不珠璧琳琅。求一美備者。蓋不可得。其何以傳信於來茲。塘進與病謀。退與心謀。十閱春秋。然後有得。然未敢輕治一人。癸丑歲。都下溫疫大行。諸友強起塘治。

之大抵已成壞病。幸存活數十人。其死於世俗之手者。不可勝數。嗚呼。生民何辜。不死於病。而死於醫。是有醫不若無醫也。學醫不精。不若不學醫也。因有志採輯歷代名賢著述。去其駁雜。取其精微。間附己意。以及考驗。合成一書。名曰溫病條辨。然未敢輕易落筆。又歷六年。至於戊午。吾鄉汪瑟庵先生促瑋曰。來歲己未。濕土正化。二氣中溫厲大行。子盍速成是書。或者有益於民生乎。瑋愧不敏。未敢自信。恐以救人之心。獲欺人之罪。轉相仿效。至於無窮。罪何自贖哉。然是書不出。其得失終未可見。因不揣固陋。黽勉成章。就正海內名賢。指其疵謬。歷爲駁正。將萬世賴之無窮期也。淮陰吳瑋自序。

凡例

一是書倣仲景傷寒論作法。文尙簡要。便於記誦。又恐簡則不明。一切議論。悉於分注注明。俾綱舉目張。一見瞭然。並免後人妄注。致失本文奧義。

一是書雖爲溫病而設。實可羽翼傷寒。若真能識得傷寒。斷不致疑麻桂之法不可用。若真能識得溫病。斷不致以辛溫治傷寒之法治溫病。傷寒自以仲景爲祖。參考諸家註述可也。溫病當於是書中之辨似處究心焉。

一晉唐以來諸名家。其識見學問工夫。未易窺測。曷敢輕率毀謗乎。奈溫病一證。諸賢悉未能透過此關。多所彌縫補救。皆未得其本真。心雖疑慮。未敢直斷明確。其故皆由不能脫却傷寒論藍本。其心以爲推戴仲景。不知反晦仲景之法。至王安道始能脫卻傷寒。辯證溫病。惜其論之未詳。立法未備。吳又可力爲卸卻傷寒。單論溫病。惜其立論不精。立

法不純。又不可從。惟葉天士持論平和。立法精細。然葉氏吳人所治多南方證。又立論甚簡。但有醫案。散見於雜證之中。人多忽之而不深究。塘故歷取諸賢精妙。考之內經。參以心得。爲是編之作。諒賢如木工鑽眼。已至九分。塘特鑿此一分。作圖篇會耳。非敢謂高過前賢也。至於駁證處。不得不直言。恐誤來學。禮云。事師無犯。無隱。塘謹遵之。

一是書分爲七卷。首卷歷引經文爲綱。分注爲目。原溫病之始。卷一爲上焦篇。凡一切溫病之屬上焦者係之。卷二爲中焦篇。凡溫病之屬中焦者係之。卷三爲下焦篇。凡溫病之屬下焦者係之。卷四雜說救逆。病後調治。俾閱者心目瞭然。胸有成竹。不致臨證混淆。有治上犯中。治中犯下之弊。卷五解產難。專論產後調治。與產後驚風。卷六解兒難。專論小兒急慢驚風。痘證。綠世醫每於此證。惑於邪說。隨手殺人。毫無依據。故也。

一經謂先夏至爲病溫。後夏至爲病暑。可見暑亦溫之類。暑自溫而來。故將暑溫濕溫。並收入溫病論內。然治法不能盡與溫病相同。故上焦篇

內第四條。謂溫毒暑溫濕溫。不在此例。

一是書之出。實出於不得已。因世之醫溫病者。毫無尺度。人之死於溫病者。不可勝紀。無論先達後學。有能擇其弊竇。補其未備。藉將感之如師資之恩。

一是書原爲濟病者之苦。醫士之病。非爲獲利而然。有能翻板傳播者。聽之。務望校對真率。

一傷寒論六經。由表入裏。由淺及深。須橫看。本論論三焦。由上及下。亦由淺入深。須豎看。與傷寒論爲對待文字。有一縱一橫之妙。學者誠能合二書而細心體察。自無難識之證。雖不及內傷而萬病診法。實不出此一縱一橫之外。

一方中所定分量。宜多宜少。不過大概而已。尙須臨證者自行斟酌。蓋藥必中病而後可。病重藥輕。見病不愈。反生疑惑。若病輕藥重。傷及無辜。又係醫者之大戒。古人治病。胸有定見。目無全牛。故於攻伐之劑。每用多備少服法。於調補之劑。病輕者日再服。重者日三服。甚則日三夜一。

服。後人治病。多係捉風捕影。往往病東藥西。敗事甚多。因拘於約方之說。每用藥多者二三錢。少則三五分爲率。遂成痼疾。吾見大江南北。用甘草必三五分。夫甘草之性。最爲和平。有國老之稱。坐鎮有餘。施爲不足。設不假之以重權。烏能爲功。卽此一端。殊屬可笑。醫並甘草而不能。尙望其用他藥哉。不能用甘草之醫。尙足以言醫哉。又見北方兒科。於小兒痘證。自一二朝用大黃。日加一二錢。甚至三五錢。加至十三四朝。成數兩之多。其勢必咬牙寒戰。灰白壅陷。猶曰此毒未淨也。仍須下之。有是理乎。經曰。大毒治病。十衰其六。中毒治病。十衰其七。小毒治病。十衰其八。無毒治病。十衰其九。食養盡之。勿使過劑。醫者全在善測病情。宜多宜少。胸有確見。然後依經訓約之。庶無過差也。

一、此書須前後互參。往往義詳於前。而略於後。詳於後。而略於前。再法有定。而病無定。如溫病之不兼濕者。忌剛喜柔。愈後胃陽不復。或因前醫過用苦寒。致傷胃陽。亦間有少用剛者。溫病之兼濕者。忌柔喜剛。濕退熱存之際。烏得不用柔哉。全在臨證者善察病情。毫無差忒也。

一是書原爲溫病而設。如癰痢疸痺。多因暑熱濕溫而成。不得不附見數條。以粗立規模。其詳不及備載。以有前人之法可據。故不詳論。是書所詳論者。論前人之未備者也。

一是書着眼處。全在認證無差。用藥先後緩急得宜。不求識證之真。而妄議藥之可否。不可與言醫也。

一古人有方卽有法。故取攜自如。無投不利。後世之失。一失於測證無方。識證不真。再失於有方無法。本論於各方條下。必注明係用內經何法。俾學者知先識證。而後有治病之法。先知有治病之法。而後擇用何方。有法同而方異者。有方似同而法異者。稍有不真。卽不見效。不可不詳察也。

一大匠誨人。必以規矩。學者亦必以規矩。是書有鑒於唐宋以來。人自爲規。而不合乎大中正之規。以至後學宗張者非劉。宗朱者非李。未識醫道之全體。故遠追玉函經。補前人之未備。尤必詳立規矩。使學者有階可升。至神明變化。出乎規矩之外。而仍不離乎規矩之中。所謂從心

增補評註溫病條辨 凡例

六

所欲不踰矩。是所望於後之達士賢人。補其不逮。誠不敢自謂盡善又盡美也。

增補評註凡例

凡書雄按。即王士雄。王英書霖按。即葉霖子雨。書雪堂按。即定海鄭雪堂。是也。眉評下註朱評者。是原書朱武曹評。不書名者。則炳章自評也。

編者誌